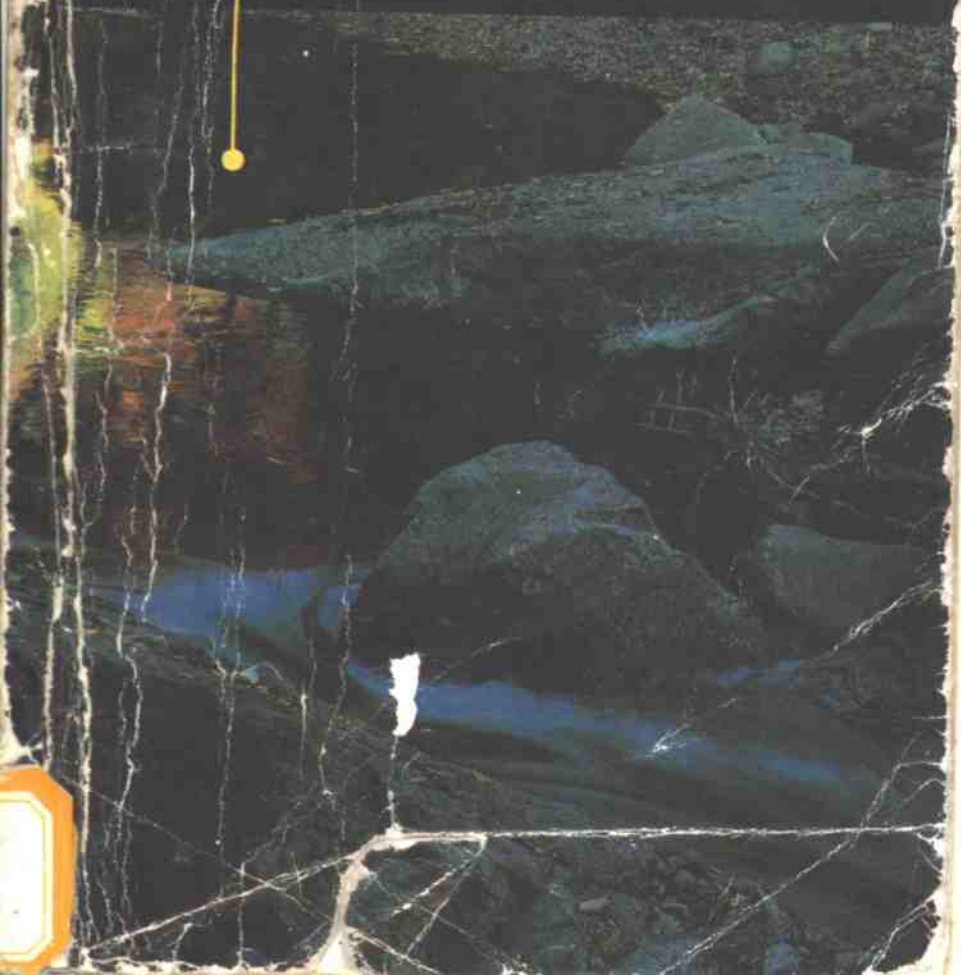


聚

王正湘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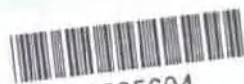
何匆匆



566502

聚散何匆匆

王正湘 著



C0385604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聚散何匆匆

王正湘 著

责任编辑：李一安

※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

※

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375 插页：2

字数：213000 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—5404—0950—9

1·755 定价：4.00 元

一片绿叶

——《聚散何匆匆》序

端木蕻良

我和正湘结识已经多年了，每想起他，我心头就回漾起对湖南的思念。美丽的湖南，传奇性的湖南，边城风情的湖南，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交织了几千年的湖南。直到现代，还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斑斓色彩，惹人浮想，情思苦絮。

正湘把他即将付印的小说集子，从湖南寄给我，要我为他创作写几句活。

正湘是个勤奋认真的人，他把最好的年华都交给了编辑工作。他为别人编排、润色，直到出版，都勤勤恳恳，一丝不苟……相对地却耽误了自己的创作。有时在编辑和创作两方面，都受到挫折时，他并不气馁，仍然打起精神，继续干下去。正如他写的小说《绿叶》和《菊韵》一样，人们在他的作人、工作和写作方面，都能体会到一片葱绿，一缕“菊韵”呢。我们如果说《绿叶》是体现他的编辑生活，那么“菊韵”两字正象征小说《菊韵》主人公的性格，而这性格，也正符合他的生活，我想这并不算过分。

《聚散何匆匆》这篇小说，正湘是很属意它的。说来也有意思，他这篇作品，能够收入集子，也经过一段小小的聚散过程呢。在最初结集成集时，这篇小说由于字数的限制，没有被收

入。后来由于责任编辑的热心，认为集子可以增加一些篇幅，这才把它收入，并且建议将《聚散何匆匆》作为这本集子的名字。看来，这位编辑也是很有眼光的。在这篇作品聚散的过程中，它能够运用艺术的感染力，散落在人们的心中了……

这篇作品是写一位女教师在乡村中学教书，因为照顾夫妻关系，调到一个新的学校。她到了这个新的地方，解决了家庭问题，就更加倍忘我地工作。这个中学的校长，也是一位女性，按说，她应该对女教师的病痛更加了解才是，但她只顾使用她，不去关心她的身体健康和休息，更不想解决她的疾苦，以致耽误她疾病的检查和医治。就在她到校任教仅仅一年时就匆匆死去。这位校长因为学校有这样忘我的好教师，却历次都以先进工作者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。那位女教师已不在人间了，而这位顶着先进桂冠的校长却在继续炫耀自己……

这个集子收的小说，不算很多，但篇篇都不一般。《湖山风雨》和《秋风飒飒》写的都是大革命时少年儿童斗争生活，都很真实感人。作者绝不用人为的情节和故弄玄虚的安排来吸引人，而且用平静收敛的笔墨，来使社会生活在读者脑海里留有一丝回味。

1991年9月于北京和平门红楼

绿 叶

楔 子

接天莲叶无穷碧，

映日荷花别样红。

——宋·杨万里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

你相信吗？哪儿有绿叶，哪儿就有春色。有人说红叶多么富有诗意，我说绿叶比红叶更富有诗意，也更富有生意。绿叶是春天的装束，是生命的象征！

“碧玉装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江南的初春，万树丛中最先绿的是柳。这柔嫩的新的绿色，随着和煦的阳光照射，轻柔的春风阵阵吹拂，纷纷的春雨的沐浴，染到桃树上、梨树上、杏树上、山茶树上，各种大小、高高矮矮的树上。接着，一簇簇油光碧绿的叶子托出一朵朵火红的、雪白的、金黄

的、淡紫的花朵，那么纯洁，那么艳丽。目睹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，谁不会情不自禁地想起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那句古诗来呢？

在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，众多的阔叶树光秃秃的，看不到绿叶了，但那一丛丛青青的翠竹，一棵棵常绿的松柏，傲霜斗雪，依然是那样郁郁葱葱，生意盎然。不管它们能否给人们预示着春的讯息，但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它们是严寒季节中春意的标志！

李文亮每逢他阅读稿件感到眼睛疲劳的时候，总要抬头望望明净的玻璃窗外。他在望什么呢！他望那生机勃勃的绿叶。这，他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啊！那一片片一簇簇的绿叶，像把一丝丝绿意透过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浸润着他的眼睛，顿时，他的有些发胀的眼睛就感到舒适多了。随之他心头也洋溢着浓浓的绿意……

晚上，他在自己家里的电灯光下阅读稿件的时候，也不时地要望望窗台上的盆景。虽然这时在朦胧的夜色中，盆景的绿叶看去是模糊的、暗淡的。但在他心目中仍是和白天那样翠绿。

夜深人静，他读着读着稿件，感到头脑昏沉沉的，眼皮也睁不开了，便迷迷糊糊伏在桌上睡着了。他的两鬓微斑的头挨着稿纸上。他的鼻孔里发出轻匀的鼾声，厚厚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他做了一个新奇的梦。他梦见自己在绿叶的海中穿行，那丛丛绿叶衬托着一朵朵姹紫嫣红的花朵，“沙沙沙”掀起一股绿色的风，扑进他的鼻孔，他的心头，于是他身子渐渐缩小，轻轻飘动，飘呀，飘呀，贴到一根树枝上，也变成了一片绿叶，

那么柔嫩，那么新绿，每一条叶脉都是那么清晰可辨……

啊，一个绿色的梦！

在省城的一条小巷深处，有个小院子。几株垂柳绿色的枝条随风摇曳，婀娜多姿。低矮的几间房子，墙壁是用木板连成的，因为年久失修，不仅破旧，而且有些倾斜了，就像一个龙钟的老汉站在那儿。要是遇上狂风暴雨，“呼呼”，“哗哗”，木板墙也发出“格格”的响声，谁初次见到都有点提心吊胆的。但住在这儿的人都习以为常，司空见惯了。

院子西头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，一股难闻的臭气，随着风儿渐渐扩散，一年到头，院子里的空气都荡漾着臭气。

这儿住着五户人家。各家的主人从事不同的职业。一家是煎葱油饼的小商，一家是皮鞋匠，一家是拖板车的，一家是跑江湖卖膏药的，一家是当编辑的。

编辑名叫李文亮，是省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编辑。四十多岁，瘦高个儿，两鬓微斑，高度近视，是这院子里唯一戴眼镜的人。邻居有个不识字的老婆婆，不知道出版社是干什么的，有一次郑重其事地问他：“出版社是出什么板子的？是出木板还是竹板？”他告诉她是出书的。她才恍然大悟。有的邻居也不知道编辑是个什么玩意，说他是“秀才”，是摇笔杆子的，所以沿用旧时的称呼，叫他“李先生”。李文亮却谦让地说：“各位大叔大婶，别这样，叫我李文亮吧！”可是邻居中老一些的仍称他“李先生”，年轻一些的赶时兴叫他“李老师”。

李文亮一家四口，住在西头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。这是拖板车的老大爷让给他家住的。屋里摆着两张床铺，一个书架上摆满了书，窗前放着一张小条桌，两张小方凳，靠墙放着一架缝纫机，几口箱子，此外就没有多少空地方了。留下的一条丁字形的过道，人走着也要侧着身子。窄小的窗台上整齐地摆着一排盆栽，肥大翠绿的叶子，衬托着艳丽夺目的花儿。黄褐色的木板墙上挂着一幅郑板桥的《新竹图》，一幅齐白石的《绿荷图》，虽然画已破旧，细看画面，却透出一股勃勃的生意。最惹目的是一张宣张上写着八个猷劲有力的毛笔字：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这是李文亮亲笔所书。书画装点着房间有点古香古色。厨房是没有的，在阶檐前用竹席围了一个小棚子，那儿放着锅儿、缸儿、碗儿什么的，就在那儿煮饭做菜。

这几天，李文亮的肺气肿病发作了，医生给他开了半休三天的条子。下午他没去出版社上班。恰巧这几天他爱人陈珊（她是省城某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）去几十里外的一个县城中学观摩教学去了。一连几个下午他哪里休息了？不仅要料理一些家务，还把小说稿子带回家里看。

黄昏，夕阳在西方沉落下去，像有一支无形的彩笔在天边涂抹了瑰丽的彩色。几只院子里啄食的黄鸡婆咕咕地叫着，迷了翅。

市区的电灯亮了，近百万人的城市像被笼罩在一片星星的海洋中。

小院里响起了登登的脚步声，连连的咳嗽声，板车轱辘的滚动声。

五岁的小明，放下手中的连环画，从窗户里伸出小脑袋，

嚷道：“板车司机爷爷回来了！”说着折转身子，在窗前走动，弓着腰做着拉板车的动作。因为房子太窄，他时而磕着桌子，时而绊着床铺，弄得乒乓响。

小光紧瞪了弟弟一眼：“这道算术题好难做的！讨厌，还打扰我！”他坐在窗前的那张小条桌前的电灯下认真地做作业。

小明倔强地歪着小脑袋：“我偏要像板车司机爷爷那样拉板车呢！嘻嘻！”

小光伸出巴掌：“你要吵，到外面去吵！”

小明退后几步，伸着舌头扮了个鬼脸。

李文亮坐在缝纫机前的一条小板凳上看着一部厚厚的小说稿子。他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看去像酒瓶底那样有好几层圈纹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把稿子移到鼻子跟前瞅着，十分吃力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开玩笑说：“老李，我说你不是用眼睛看稿子，而是用鼻子嗅稿子，小心把鼻子磨平了呀！”他听了并不生气，笑着说：“磨平了，近了还更省力些呢。嘿嘿！”那个朋友也哈哈大笑起来。此刻他听到兄弟俩吵嘴，抬起头看了小明一眼：“小明，你看连环画，不要做声，哥哥在做功课，爸爸在看稿子哩！”

爸爸的话真有效，小明乖乖地看着连环图，一声不吱了。

李文亮会心地微笑了，仍然低着头看稿子，偶尔把稿子放在缝纫机的木板上，握着钢笔修改着，发出轻微沙沙的响声。房子里放不下第二张桌子。唯一的一张小条桌让给小光做功课了。

“嘭！嘭！”一阵敲门声。李文亮放下手里的小说稿，走到门前把门打开。

“李老师，给您送鱼来了！”张刚，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，把手里的一串鱼儿微微向上一举。李文亮透过近视眼镜，看到一串串白花花的鱼儿闪着光。一股腥气随着扑进他的鼻孔里。连忙说：“啊，小张，谢谢你，快进屋来！”

“这是出版社在湖区买回的，职工每人五斤，每斤六角。”

小明走过来笑嘻嘻地说：“鱼呀！鱼呀！嘻嘻！”

“谢谢！坐一会。”李文亮接过那串鱼挂在墙上的一颗钉子上。

“不坐，说几句话就走。”张刚情绪激动，“我说当官儿的还是把知识分子当‘臭老九’看待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李文亮一怔。

“鱼是总务室那几个人分的，周副总编对他们说，他喜欢大一点的。总务室的人给他留了一条五斤多重的大鱼。领导和行政人员每人买的是两条二斤多重的鱼，分卖给编辑的都是七、八条小鱼，甚至有十多条小鱼的。您看，您买的是八条瘦鲢鱼，平均每条还没有一斤重！我火气来了，顶了总务室的一句：‘你们把编辑当人看待了没有！’他们翻着眼说：‘你不要就算啦！’我说：‘我就不要！’我代领着您的一份给您送来了！叫化子烤火，只顾往自己身边扒，副总编辑带头，像话么！”

“小事情！”李文亮平静地说，“大鱼是吃，小鱼也是吃。没鱼吃我也过日子！”

“小事情可看出问题！”张刚越说越激动，他看了这房间一眼，“看您一家四口住一间巴掌大的破屋子，常常带病坚持工作，周副总编关心过没有！我调来出版社半年多了，生活有困难，他关心过没有！他只顾要我们编辑看稿看稿，出书出书，我

说他只要我们当牛马！”

“我们是为人民做牛马。鲁迅说的，‘俯首甘为孺子牛’嘛！”

“周副总编只要我们当牛马，他自己却不当牛马，‘四人帮’垮台了，他还搞‘四人帮’的那一套，走歪门邪道！”

“我们不学他的样！我们扎扎实实干我们的工作！为了繁荣的文艺事业，在艰苦的环境中，我们有一份热发一份光。你说对吗？”

张刚的视线停留在贴在壁上的八个毛笔大字上：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语气变得平和了：“李老师，您修养好。我可受不了那窝囊气！”

两人谈了一会，张刚告辞走了。

小明咂着小嘴说：“鱼好吃！爸爸，我要吃鱼！”李文亮微笑着说：“好吃佬，不要嚷，爸爸就煮！”

他取下一条大一点的鲢鱼，握着菜刀，在过道暗淡的灯光下破鱼。这些活儿平时都是他爱人陈珊干的。现在陈珊不在家，他只好自己动手了。他低着头眯缝着眼睛，一手握着鱼，一手握着菜刀破鱼，只觉得手发颤，鱼儿滑溜溜的，抓不住。

小明站在旁边睁大眼睛看着，着急道：“爸爸破鱼比杀猪还难啦！”伸着手说，“我来捉住，你破！”

李文亮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别凑热闹，弄脏手，看连环画去！”

“不，我要帮你破鱼！”

李文亮一想，让他帮帮忙也好，便让他捉着鱼，他慢慢地把鱼破开，取出肚肠丢在垃圾桶里。他把微微喷着香味的饭锅从灶上端下来，放上铁锅，煮起鱼来。

鱼煮熟了，一大碗，摆在过道的小方桌上，腾腾冒着热气。小明乐滋滋地扯开清亮的嗓门叫“哥哥，吃饭了，吃鱼呢！”他还没有等哥哥走出房来，就伸出筷子夹了一大块鱼往口里塞，来不及仔细咀嚼，便皱着眉头吐了出来。叫了一声“啊呀！”李文亮关切地问道：“鱼刺卡着喉咙了吧？”

“不，好苦呢。”

“你浪费！”小光走来，瞪了弟弟一眼，夹了一筷子鱼放在口里，也皱着眉头说：“哟，真有苦味。”

“妈妈煮的鱼是甜的，爸爸煮的鱼是苦的，怎么啦！”小明疑惑地用筷子翻动着鱼儿。

李文亮尴尬地说：“是我没有把鱼破好，把鱼胆弄破了！鱼胆是苦的。”

小光、小明仍然皱着眉头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啊，我不吃！”连连向地上唾了几口。

“吃吧！不会每块鱼都是苦的！”李文亮扒了几口饭，若无其事地夹着一块鱼放到嘴里嚼着。

两个孩子犹豫了好一会，见爸爸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才慢腾腾地向鱼碗里伸出了筷子……

二

油光闪亮的办公桌上，高大的玻璃柜里，宽阔的书架上，都堆放着一叠叠大本的、小本的稿件，连靠墙放着的一条长长的木靠椅上，也放着一些稿件。李文亮和张刚在这儿办公，就像被稿件的小山包围着，一抬头就见“山”，一举手就触着

“山”。

张刚发完一本书稿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身子往木靠椅上一倒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站起来，瞥了坐在他旁边的李文亮一眼，见李文亮抬着头，久久凝视着窗外白杨的绿叶，他的微微突出而布满血丝的两眼充满了倦意，此刻他又在做“眼保健操”了。张刚禁不住向明亮的玻璃窗外望去。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。湛蓝的天空中几朵棉絮似的白云缓缓移动。院子里的几棵高大的白杨枝叶婆娑。一丛小斑竹挺拔地升向半空，郁郁葱葱，透露着无限生机。一个大花坛新苗茁壮，鲜花盛开。几只燕子飞来飞去，呢喃地叫着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包装精美的香烟，顺手递给了李文亮一支，给他点上火。李文亮微笑着向他点头。他给自己点燃了一支，坐下来，慢腾腾地喷吐着烟圈，抽了几口烟，他的视线落在桌上稿子旁像一座小山似的信件上，微微地皱了皱眉头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唉，干我们这行，硬是像猴子跳圈一样，总没有喘口气的时候！这个月忙着发稿，桌上的来信又是一座山了，更不用说积压的稿件了！从今天起，我得还这些帐了！”

他从桌上拿起一封信看完了，带着嘲笑的口气喃喃自语：“哎，催稿！稿子只寄来半个月，怎么就看了！看样子，你老兄投稿，是大姑娘坐轿——头一回！对不起，给你回个信，你等半年再说！”

李文亮正低着头专心看稿，他的鼻子几乎接近稿纸，忽然听见张刚说话，还以为是自己说什么，便微微抬起头，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瞅了张刚一眼。见张刚正在一张纸上沙沙地写着，也就没搭理他了。

张刚写完信，从桌上拿起另一封信，看了几行，窸窸窣窣地翻到最后一页的署名，紧皱着眉头说：“哎呀，又是那位老兄，第三次催稿了！写了点东西，今天催，明天催，像催烂帐一样，好像人家当编辑的盼着拜读她的大作一样！”

他吸了一口烟，嘀咕道：“催稿就开门见山，三言两语干脆点！偏偏是密密麻麻写三、四张纸，像王婆娘的裹脚布，又长又臭！你老兄不怕别人看了脑壳痛！”

他拿起茶杯，咕噜一声喝了一口茶，硬着头皮，继续看信，不觉念出声来：“尊敬的编辑老师，老工人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真感人啦！我是多么激动呀！于是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了这部长篇小说，可是寄给您半年多了，我盼呀盼呀，眼睛快盼穿了，还是不见您的来信！”他停了停说：“一部长篇等半年多算什么！寄篇短东西给报社、刊物，也要三个月才有音信呢！”他没有耐心再看下去了，禁不住侧转头来对李文亮说：“李老师，您说呢？”

李文亮在专心看稿，没有注意刚才张刚的喃喃自语，凭他和张刚半年多来接触的经验，知道这小伙子在发“倔”气了，便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信！催稿的信！”张刚厌烦地把几页信纸往桌上一甩。

李文亮心里一动，信！对于工作经验丰富的他，具有一种多么特殊的吸引力！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，他不知接到多少信啊！作者写的，读者写的，同行写的，亲友写的，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写的，天南海北寄来的，每次接封信，他都认真读着。因为视力差，有的潦草的字他认不清，总要请别人帮着认，一字一句都要弄清。读着信，就像听着他们亲切的谈话，接触到

一颗颗火热的心。这其中有热情的鼓励，有善意的批评，有殷切的期望，有有力的鞭策……，他从一封封来信获得安慰，受到启迪，汲取着巨大的精神力量。此刻他没有吱声，不慌不忙地从张刚桌上拿过那封信，放在鼻子跟前，一字一句地读起来，不时地点点头。

张刚说：“这位老兄的字写得怪，弯弯曲曲，像蚯蚓一样。不要说李老师看起来眼睛痛，我这视力一点五的眼睛看起来也够呛！”

李文亮说：“字有点不够工整，但还可看清！”

张刚说：“没别的，就是催稿。”

李文亮好像没有听见，还是仔细地看，看着，又点了点头。

张刚想：李老师呀，偏你有这样的耐心！她这封信是什么美丽的诗，值得你这样津津有味地欣赏！

李文亮读着信，突然脸上露出了一种开心的微笑：“嗨，还寄来了一件东西呢！”从张刚的桌上拿起信封，信封口向下倒了倒，“唰”，一张相片轻轻地掉在桌上。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姑娘的半身照片。

张刚嘲讽地说：“我们这儿不是婚姻介绍所，寄相片来干什么呀！”

“看来这是一位十分热情的青年作者，求教心切啊！”李文亮看完信，把信和那张相片装入信封，说：“以前的那封信呢？我也看看。”

张刚犹豫了一会，心想：有什么看的！还不是催稿！懒洋洋地在一个铁丝筐里翻呀，翻呀，好不容易找出那封信，递给李

文亮。

李文亮把信放在鼻子跟前看着，不时又点点头。张刚心里有点着急，但一想起老李是高度近视，办事向来是九寸十分，一丝不苟，也就没有打岔。李文亮看了五、六分钟，才说：“她的稿子呢？”

张刚“兵”的一声打开墙角的黑漆木柜，取出装订得整整齐齐的两大本稿子，黄色的牛皮纸封面上写着几个美术字：“晨曦，作者易洪萍”。

李文亮从稿子里取出几页信，仔细看了一遍，看了看章节目录，张刚苦着脸说：“李老师！……”李文亮没理睬，又不慌不忙地翻了一会稿子，说：“作者的热情很高，开夜车写的长篇小说，寄来半年多了，写信来催一催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信写得长一点，说明写作经过，无非想使编辑部门重视，认真处理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……”

张刚噘着嘴说：“别人可不理解我们编辑，好像我们闲着白吃饭！”

“最好收到稿子就给作者写信，说明稿子收到了，请她放心，因为来稿很多，人手有限，稿子要迟些日子才能处理。这样作者就不会三番五次来催了。你说是吗？”

张刚点了点头。

“作者是个青年女工。从她的几封信看，这稿子下了不少功夫。”李文亮瞅着张刚，恳切地说，“小张呀，你赶快抽时间……”

张刚没等李文亮说完，插嘴说：“好，今天我处理一下来信，明天就看这部稿子，明天！”